



且听风吟

◎邹 朗

8:45。

我爬上这36层楼的天台。

8:50。

我彻底爱上了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这里有风，就行了。

风是缓的，拖泥带水的，像京剧里的花旦，长长的眼影，长长的胭脂片，长长和水袖，送着情，绕着愁，“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使人温热而安定。我闭上眼，手掌张大，手腕交叉于头顶，一个很玄的动作。风在我十指间摩挲着，神秘的静谧。

此刻的风是桃红色的，很腻的桃红色。

毕呈“大”字形躺在天台上。

昨天以前的八年里，他都躺在深巷老屋的屋顶上。干什么？不干什么。为什么一定得干些什么呢？这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只工蜂的，生态之所以还没完全失衡，就因为还有毕这种只会爬上爬下而啥也不干的蜥蜴。然而毕曾经也是只工蜂，伸着两根长长的触角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不厌其烦地飞来飞去。他热切地渴望与每一个人交流，渴望任何形式的沟通，即便是撞得头破血流，即便是吃尽闭门羹，这就是一个十五岁的莫名偏执与狂热。

可是从某天开始，人们突然完全听不懂毕说的话了，连一个字儿也听不懂。他们很不满的说兄弟你炫耀个什么劲呀咱乡巴佬不懂外文你要侃就找鬼子侃去别拿咱开涮。毕开始还很有耐性地逐一解释道兄弟我跟你们都一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族语言啊咋个儿咱俩不是聊得痛快吗兄弟你想要我也别用这么烂的招儿呀。可他们听后更加怒不可遏了，有的掉头就走，有的朝着他大吼他妈的你有完没完啊给我闭上你的狗嘴，更有甚者干净利索地送他几拳。

毕也火了，他从没遇到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事。

直到家父把我吊起来严刑伺候，家母哭哭啼啼的跪着逼我求我说回些他们听得懂的话而别再像只猪那样嗷嗷地叫时，我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我说的是极为纯正的汉语，可他们听到是非常没有美感的仿如畜生般的嚎叫。我试着在纸上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

我绝对没说乱话。”家父随即一脚把我踹到地上，小妹在背后战战兢兢的说：“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瞎涂些什么呀……像，像堆狗屎似的……”

我的正楷字成了狗屎？
真是见鬼了。

家父终究没把我打死，对科学的一丁点信任赋予了他半年的耐性，领着我走遍了省内的各大医院。他们对我的神经呼吸系统消化排泄系统里里外外检查了无数遍，除了交给我无数张 X 光片 CT 片脑电图心电图和无数份胃功能肝功能肾功能血检尿检 DNA 以至体表正电的检验结果外，只告诉了我有一只龋齿和轻微平足，其余一切正常。

自然科学解决不了问题，家父便转移向社会科学寻找答案。语言学家们对我说的“语言”很感兴趣，可惜他们众说纷纭，A 教授认为他听到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的土著语言，T 博士却坚持这是非洲西海岸的毛里塔尼亚语，而年迈的 F 先生则激动得热泪盈眶，抱着我直呼天才——懂得 1600 年前居住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语言的天才。

家母拒绝相信她的儿子基因突变为印第安人，拒绝相信科学。找到一神婆，让她把我的祖母从冥界请上来，问问祖母他的孙子究竟中了什么邪，有何补救方法。祖母说这是由于她的坟前的小河断流了，风水大受影响，导致了她的孙子霉运连连阴气缠身大痴大傻。家母对此深信不疑，终日苦叹自己无开凿运河的能力。

二

风仍在顾影自怜着，掺杂着怨妇式的自呓。我站了起来，摇头晃脑，咻咻的风掠过耳背，转而直冲耳窝，薄荷般的透心的凉气刹时贯通两耳，直窜脑门。偌大的天台是风渲泄的最佳场所，任何方式的肆虐到最后听起来都只不过是一首空灵的爱尔兰民歌。相比之下，深巷里的风更像是浓霭中的二胡独奏。

深巷里的风犹如老屋檐上的青苔，一成不变的青灰色，氤氲，湿濡，升腾着各种气味——墙角里的尿臊味水沟里的饭馊味老太太的劣质卷烟味晾起的衣物的肥皂味鸡笼里的屎臭味铁皮煤炉里

冒出的浓烟味，这些死去了或即将死去的气息在风里混杂交融，像卖土制冰棍的老太婆的声调，混沌喑哑，萦绕不息。

我说了一年半“乱话”后，家父家母的耐性，亲朋好友的好奇与同情，语言学家病理学专家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全都丧失殆尽，对我撒手不管了。

我是个不要紧的人了。

我爱了这种角色，做啥都不要紧，可我又不愿做啥，如果老往屋顶上爬不算是做啥的话。对于一个一天到晚躺在屋顶上的孩子，人们是不大搭理的，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更有趣的事可让他们去搭理。只有一只老黄狗每天清晨朝我吠三声，它两年后死了。还有一个独腿老人常挨在家门口的石板旁，拉长声调地喃喃：“这——孩——子啊——”，他还没死，不过连另一条腿也没了。

毕就这样躺了八年，无惊无险无忧无喜无求的八年。直至昨天，他们举家迁往这高层豪宅。他们没忘记带上毕，就像没忘记带上“小贝”那包没吃完的狗粮一样。而搬家对于毕来说就如同自己的轻微平足一样，没啥大碍。到哪里都一样活，只要空气不停止流动的话。

三

风在肆意地回旋，我已分辨不出它往哪个方向吹了，这种模糊感很让我喜欢。天台的四周被牢固的铁丝网围住，网外有小平台。坐到那里，视野会开阔得仿佛世界只属于你一人，而且绝无被密网过滤过的风。

我翻过铁丝网，坐到小平台上，双脚伸出平台，凌空。

我俯视着世界，工蜂与甲壳虫们的世界。他们在拥挤在猜忌在圆谎在诱骗在报复在唾骂在厮杀在妄想在逃避，他们把世界弄成个大魔方，一个尽管高速运转但永远也不会复原到单面纯色的魔方。

毕的父母、妹妹与一众警察出现在天台上出口处。

毕的母亲摇摇晃晃地冲向他，半路被一个像章鱼似的警察从后拦腰抱住，死活不让她冲过去。毕母哭得涨红着脸，气喘嘘嘘，欲罢不能。另一警察操着扩音器咋咋呼呼的，重复叫毕要冷静别急别躁别跟自己过不去有话好好说有屁慢慢放有

要求尽管提千万别激动要冷静冷静再冷静。直到那一刻，毕才知到下面那片黑压压的东西在翘首以待些什么。他再次成了疯子，嚷着要跳楼的疯子。

我迎着郁蓝色的风狂笑起来。笑声被铁丝网击破，无数微粒浮在回旋风里，变得一片惨白。

家父在跟警察们嘀咕了一下，便开始走向我。他一步一顿的挪向前，天，他居然向我讪笑着：“呵呵……呵呵……别急，别急……”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慈眉善目过，尽管他的眉挤得像两条蚯蚓似的。他在五米开外的地方停下来，但这已是八年来我与他的最近距离了，这使我有点失去平衡。

“儿啊……你昨天是不是听到什么啦？就我跟你妈说的那些……你别急，没事的……他们查不到我头上的……不就 50 万嘛……我吃的只是尾数而已，胡须强那家伙才他妈的贪得厉害呢……那群狗养的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还没怕，你替我怕什么？你有孝心老爸知道……好好好，你慢慢爬过来……小心点……别叫，千万别叫……让那群警察听到就坏事了……”

小妹一把扯开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家父，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就你这模样还学人玩跳楼！你有种你就真的跳下去啊！反正这个世界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不就说话没人懂么，有什么要紧的……我的伤心事经你我着呢！去不了谢霆峰演唱会我没跳楼，买不到限量发行的 Bany-G 我也没跳，阿楠不要我了……我都没跳……”

事情变得非常有趣，我成了一个忠实而热情的聆听者了。

“儿啊，你别再折磨我了……我，我受不了啦……你都 23 岁了，还赌什么气呢……和我一起打麻将的王太太，她的侄子也闹着跳楼……砰一下就完了……死得难看呐……要怪就怪你那死鬼奶奶，怎么这么狠心啊……自从你出事后，我的手气（注：指摸牌的运气）就差多了，常常吃‘炸糊’，你知道打麻将最讲手气的了……咱家不能再这么倒霉下去了……你快爬过来快点……妈带你去买东西，要什么买什么，昨天我连续六轮摸到‘十三一’……你想要媳妇妈给你找，你爸不在也能凑够一桌麻将了……来……听话……这里冷着呢……”家母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却还是挣脱了警察的阻拦，跑向前对我苦口婆心一番。

此时，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天台，不停地

朝我跑来。一个男人整个儿地趴在铁丝网上，神秘兮兮地说：“哥儿们，缺粉了吧……俺有的是嘛，搞跳楼那么夸张干嘛……‘追龙’怎么样？……价钱好说，就等那帮警察滚蛋……”

还有的大喊：“嘿！不就是泡不到妞么！有什么好伤心的，还要生要死的！我都失了十七次恋了！这个世界，有 money 就不怕没 lady！她妈的就看钱！”

“小兄弟，找不到工作不要紧的，你还有大把希望！我才惨呢……一把年纪下了海……”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不知名的人涌上来，每个人都向我大吐苦水，哭诉衷肠，以他们的不幸反证我的万幸。人流不停地涌，不停地挤！撞！撞！砰砰！砰砰！是金属与皮肉沉闷的撞击声。他们情绪激昂得要疯掉了！疯了！”

天，他们像是要把我推下去！

飕飕的风带着尖锐的刮玻璃般的声响在回旋，回旋……

四

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掠过，近得可怕，轰鸣声重重压下来，震聩耳际，不安分的风趁此机会越发癫狂。我压跟儿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无数张嘴在不停地张合，无数的唾沫星子在乱飞，我的脸一片冰凉，异样的湿濡。

这真是一群善意的人，迟到的阳光为他们罩上一身光环，圣洁，慈爱。

我决定接受他们的好意与指引。

毕松开紧抓着铁丝网的手，转身看了看下面的匆忙架起的安全网，便径直走到天台的南面，纵身跃下。

下坠的瞬间，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快乐，快乐得要死。

Don't leave me high, don't leave me dry……”也许是风在唱。

然而这里不止有风。

（作者系广东省肇庆市某中学高三学生）

责任编辑：郭玉山

题 图：邓超华